



国 翹 著

一件积累

群众出版社

一件积案

国翹著

群众出版社

1959•10

內 容 介 紹

十年前，某教会医院一资产阶级分子，为遂私欲杀害了护士全雅静，并且狡猾地移尸灭迹，制造假象，使案件从解放前夕起，一直隐匿了十年之久。1958年开展群众性的安全运动中，公安机关根据群众揭发的一些线索，进行了调查，在广大人民群众协助下，终于偵破了这件茫无头绪的凶杀案件。

群 众 出 版 社

(北京东长安街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

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書店經售

財政印刷厂印刷

書号(总)109(文)71开本787×1092 1/42 印张2 1/4

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40千字 印数00001—160,000册

定价(3)0.17元

目 录

一件检举材料.....	(1)
万花乡夜話.....	(5)
发现了綫索.....	(11)
护士长的反映.....	(17)
一个可疑的人.....	(23)
誰是凶手.....	(29)
在吳教授家里.....	(39)
公布案情以后.....	(46)
勘察現場.....	(57)
第一次預审.....	(66)
战慄的夜.....	(72)
礼服上的血迹.....	(81)

一件检举材料

机 密

铁公刑字第109号

沈阳市公安局：

兹据我县铁路工人王祥同志反映：在解放前夕（48年9月），曾在铁岭火车站行李房发现由沈阳寄来的一个柳条包，内装一具无头无肢的女人尸体，寄件人署名为张百顺。希你们参考查找。

铁岭县公安局

1958年4月10日

〔附：王祥同志检举材料一份〕

崔科长在翻阅一迭材料中，对这一份注意起来，他燃着一支烟，陷入长时间的沉思中。

从公安工作大跃进以来，经过了几次运动高潮，积案已经破获的没有多少了，这一份线索材料应该怎样处理呢？事情发生在旧社会，距今已经十

年了，虽然可以肯定柳条包是从沈阳寄发的，但隔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凶手还能在沈阳吗？即或是在沈阳，这个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，得怎样去找呢？署名张百顺，可是谁杀人能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？那不等于自投法网吗？

崔科长重新又燃起了一支烟，信步走到窗前，拉开了窗帘，见外面下着淅沥的小雨。天已经快亮了，远处传来有轨电车的铮铮声，马路上行人很少，一辆三轮车载着几个包裹，冒雨急驶过去。……这偶然的景象，触动了他的思潮，他凭着职业上所锻炼成的记忆力，想起了在五二年镇反时期曾收到一个三轮车工人反映的情况：说是在解放前的一个多月，有一个穿美式军用大衣的人，说话金复州口音，肩上扛一个柳条包，手里还提着一个油布包裹，神色慌张地上了他的三轮车，拉到北站寄走了柳条包，然后又到南站寄走了油布包裹。直到解放后他也是一直怀疑这个人的行动。在镇反运动中，决定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公安机关。当时因为线索太少，无法查找，也就搁下了。这个线索和铁岭来的检举材料有没有关系呢？……

崔科长想到这里，感到右手两个指头火刺刺地

痛，一看，原来香烟只剩下短短的烟蒂了。他把烟蒂扔到痰盂里，然后，张开两臂，刚刚伸一下懒腰，想抖落一夜的疲倦，一眼看见陈飞和赵颖站在门口。

“怎么”起来得这么早？”

赵颖捂着嘴噙噙地笑了一阵，说：

“你还说我们哪！你自己不是起来得更早吗？”

“嗯！你们来得正好。”崔科长说着，把铁岭转来的文件递给赵颖。

赵颖是从公安干校毕业不久的一个姑娘，今年才十九岁，分配到市公安局刑侦处工作还不到一年的时间。领导上看她的学习成绩优良，工作又非常热情，所以分配她做侦察员。在老侦察员的带动下，她已经参加过几个案子。她和所有青年人一样，有着强烈的进取心，她处处学习着老侦察员们的作风，甚至他们的一举一动，说话，打手势，她都暗暗地摹仿着。

她看了崔科长给她的文件，心情是很激动的，搭拉在胸前的两条发辫微微地起伏着，她不知怎样好，看看科长，又看看陈飞，心里想：仅就现有的一点材料，线索又这样渺茫，这不是象似大海捞针

么？于是不自覺地自語着：

“十年了，沈阳这么大……”

崔科长看她犹豫的样子，笑着說：

“怎么，有信心么？”

“有！”赵穎的脸微紅了一下，然后望了陈飞一眼，接着說：“人民群众送来了检举材料，就是对我们公安机关有信心，何况有老偵察員的帮助，我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！”

这时，陈飞也走过去，两人共同研究着这份材料。他是个比較老練的有經驗的偵察員。高大的身軀，寬大的肩膀，給人的印象，好像是身上蘊藏着总也用不完的充沛精力，从他的脸上看要比他真实的年齡老得多，虽然是二十多岁的人，前額却印着几道深深的皺紋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一次科长把这个任务交給他和赵穎，不仅一定要完成任务，而且是要他在实际工作中帮助赵穎，使她更快地鍛炼成为一个又紅又专的偵察員。

“这里还有一份材料，可以做参考，可惜的是后面只署名一三輪車工人，无法查对了。”崔科长在卷柜里翻了很長時間才把这份五、六年前的材料找出来。

赵颖又把这份材料看了两遍，满高兴地递给陈飞說：

“老陈，你看，这两份材料的时间、地点是一致的，假如这两份线索真的能够联结起来的话，这个人很可能是在沈阳。”

“但是人可以到处流动的呵！”陈飞故意地搭訕了一句。

“只要这个人没出中国，就一定能把他逮捕归案！”

赵颖说完，崔科长和陈飞两个人都笑了。

万 花 乡 夜 話

由铁岭火车站工人王祥的介绍，得知原在铁岭火车站后来调到开原站的一位老工人于世祿，当时曾在行李房工作，他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；王祥是从他那里听来的。

陈飞和赵颖又来到了开原车站，到开原以后才知道这位老工人已经退休了，现在在开原城郊的万花乡。他俩核計了一下，决定不吃午饭，马上去万

花乡。

由車站到万花乡，大約有四十里路，他們过了公路，上了窄小的毛毛道。陈飞身高脚快，走起来健步如飞；赵穎毫不示弱，紧紧跟在后面。她心里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：当偵察員是自己渴望已久的一件事情，現在，終於成了现实。在这次公安工作大跃进中，領導上能够把这样一个复杂的案子交给自己和陈飞，这真是一次难得的实际鍛炼和提高业务本領的好机会，自己一定要虛心地向老偵察員学习，弄清楚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，解开十年来的“迷”……但是，案件接到手已經两天了，从沈阳到鉄岭，由鉄岭到开原，訪了不少人，还是茫无头緒，心里又不免发急，望着眼前这一望无垠的大地，脚下曲折的毛道，走着，走着，心里那种激动的心情又开始下沉了。

“小赵，累不累呀？”陈飞突然地回头一問，吓了赵穎一跳。

“不，不累！”

虽然嘴說不累，可是，額角上已經微微冒汗了。

陈飞放慢了脚步，好象看透了她心思似的說：

“小赵，当偵察員得有頑強的毅力呀！光靠熱情是不成的，許多人認為偵察員就象某些小說和電影中所描寫的那樣神奇，怎會想到真正的偵察員是在一点一滴的工作着，為了一句話，一個普通的線索，而跑漏了鞋底，別人也許認為這是平凡的工作，正是因為把這些平凡的工作積累起來，才出現了不平凡的奇跡。”

趙穎听着陳飛的話，聯想到剛才自己的想法，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。

前面天空飄來了一片烏雲，頃刻之間，雨點嘩嘩地落下來。兩個人不顧風雨的襲擊，大步地向前面一棵孤樹跑去，及至跑到跟前，才發現樹剛發芽，只好站在光禿的老樹下面。春雨雖然不象夏天的暴雨那樣猛，但卻絲絲拉拉不息地下着，雨水順着趙穎的頭髮從額角流下來，衣服已經淋透了，緊緊地貼在身上，凍得她直打冷戰。

陳飛見她凍得那樣子，對她說：

“別老站在那裡，來，咱們活動活動！”

說着，兩個人模仿着廣播體操的動作，伸胳膊抬腿的蹦跳了一陣。趙穎被淋得却是有些够受，但她情緒絲毫沒有低落，仍然是笑呵呵的，陳飛心里

暗暗地想着：这是个能吃苦有耐力的姑娘，是个有发展前途的侦察员。

当陈飞和赵颖赶到万花乡时，已经是黄昏了。

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见他俩淋成这付样子，现从家里给他们拿来了几件衣服，催促他们把湿衣服换下来，接着向他俩介绍了于世禄的近况，说他虽然六十多岁了退休在家，可是他还主动向社里要工作做，现在已经是社里的模范饲养员了。正谈的时候，进来一位老人，上身穿褪色的旧铁路职工制服，系了一条布腰带子，下身是新做的斜纹布青裤子，没有戴帽子，鬓发花白，加上前额的重重皱纹，显得更加苍老了，一进门就问：“哪位是从沈阳来的呀？”

社主任赶忙介绍说：

“于大叔，就是这两位同志，”又对陈飞、赵颖说：“这就是你们要找的老工人于世禄。”

原来，合作社的社员们互相传说着从城里来了两位客人，说是要访问于世禄，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于世禄那里了，老工人连帽子都未顾得戴，就来了。

陈飞简单的向老工人说明了来意，请他给详细的介绍一下当时现场的情况，老工人很热诚地说：

“走吧！到我家里去坐吧。”

不由分說，拉着陈飞和赵穎就走。回到家，急忙吩咐儿媳妇做飯，因为老人晚上还得喂牲口，吃过飯，他們索性跟着老人到牲口棚去了。

夜里，为了讓陈飞和赵穎他們烤衣服，老人特意在牲口棚前升起了一盆木炭火，大家围在那里，赵穎拿着一件上衣烤着，听于世祿講起十年前的一段往事：

“一九四八年的秋天，大約是解放前的一个多月吧；那时候，我在鉄岭車站运貨处当記票員。一天，从沈阳寄来个柳条包，一直擱了十几天没人来取，大家伙也都覺得奇怪，这是个旧柳条包，外面用麻繩捆着，上面写的地址是鉄岭自古以来就沒有过的地方，寄貨人的名字我还清楚地記得只有五个字：沈阳张百順。

“日久天长，大家伙也就不拿它当回事了，有的人靠着它休息，有的人在那上面下棋，还有的人拿它当飯桌子，在行李房里挪来挪去，把角都磨破了，又过了几天，从柳条包內好象发出一股难聞的味来，我好奇地用指头伸进去一捅，里边稀軟乎，也說不上是什么东西，大家伙七吵八嚷地找来了站

长，打开柳条包一看，呵——”

講到这，老人停了一下說：

“哎呀！可真惨哪，是个无头无肢的妇道。”



“当时馬上就报告警察局，来了法医，好一气檢驗，驗后，站长叫我和一个姓胡的搬运工，把它埋在防空壕里了，以后就哄动开了！”

“这件事就沒有人追問过嗎？”

赵穎問了一句。

“沒人过問，那陣子乱哄哄的，国民党誰管这些麻煩事儿。再說隔了不長時間，鉄岭就解放了。”

陈飞又插問了一句：

“柳条包里还有別的东西嗎？”

“沒有別的了，就有一些棉花、破药布、油紙。”

“那个法医的姓名和現在的住址，您老人家还记得不？”陈飞关切地問。

“知道，叫孙大胖子，不，他大号叫孙伟，車站上的人都知道他。現在住在什么地方，我可不知道。”

陈飞和赵穎在鉄岭县公安局，了解到在鉄岭地区有十八个孙伟：有工人，有学生，有职员；有五十多岁的老人，有刚出生三个月的嬰兒。最后，他們确定了有可能的是七个人。为了赶快找到当时的法医，便决定分头逐个訪問。

发 現 了 綫 索

陈飞和赵穎的脸上，罩着风尘，一看就知道是刚刚出差回来。赵穎一点也沒有疲倦的顏色，她一

面滔滔不絕的講述這一次調查的情況；一面從帆布手提包里拿出一迭材料送到崔科長的面前。

崔科長翻開材料的第一頁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法醫的證明：

証 明 書

我在匪黨鉄嶺警察局任法醫時，在一九四八年九月間，鉄嶺車站發現了一具無頭無肢的女尸。經我負責檢查，當時的情況，回憶如下：

1. 柳條包內尸体周圍，塞滿了脫脂棉、油紙和大量用過的舊紗布；

2. 尸体長為0.7米，年齡約為20到25歲，健康情況良好；

3. 尸体皮膚潔白，細膩，周身沒有汗泥和污垢；

4. 尸体妊娠約2至3個月，腹壁沒有花紋，乳房沒有嬰兒哺乳痕迹，可斷定過去未生育過；

5. 肩關節與股關節的切斷面整齊，並無血液外流現象；

6. 尸体右肩前下側有十五耗斜形疤痕一塊，似為早年所留；

7. 其他各處未發現有任何傷痕，周身無中毒現

象。

証明人 孙 伟

現住址：鉄岭第三联合診所

看完这份証实書，崔科长从烟盒里抽出一顆紙烟递给陈飞，亲自用打火机給他点着。

“老陈，你觉得这些証实材料可靠嗎？”

陈飞吸口烟，好象解脫了几天来的疲劳，感到渾身輕快，他說：

“从我們調查的这几个人所提供的材料来看，都是互相补充，沒有发现任何矛盾的地方，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这些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；可以做为我们研究的依据。从老工人和旧法医所回忆的十年前的現場情况来分析，我認为……”

崔科长忽然打断了陈飞的話：

“你先等一等，讓小赵先談一下她的看法。”

赵穎坐在那里，歪着头，手里正胡乱地解开好几天沒有梳过的发辮梳理着，沒料到崔科长突然問到她，心里一急；脸上刷的一下子紅了起来。她看了看崔科长，停了一会儿，才慢慢的說：

“我的看法是，法医的証明材料說明，这个凶